



哈佛百年经典

HARVARD CLASSICS

FIVE-FOOT SHELVES

埃涅阿斯纪

【25卷】

【古罗马】维吉尔◎著
【美】查尔斯·艾略特◎主编
田孟鑫 李真◎译



哈佛百年经典

HARVARD CLASSICS

FIVE-FOOT SHELVES

埃涅阿斯纪

【25卷】

【古罗马】维吉尔◎著
【美】查尔斯·艾略特◎主编
田孟鑫 李真◎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涅阿斯纪 / (古罗马) 维吉尔著; 田孟鑫, 李真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5

(哈佛百年经典)

ISBN 978-7-5640-8661-9

I. ①埃… II. ①维… ②田… ③李… III. ①史诗—古罗马 IV. ①I54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6711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60千字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45.00元

责任编辑 / 申玉琴

文案编辑 / 申玉琴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前言

人类对知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孔子到释迦摩尼，人类先哲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将这些优秀的文明汇编成书奉献给大家，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造福人类的事情！1901年，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联合哈佛大学及美国其他名校一百多位享誉全球的教授，历时四年整理推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Harvard Classics》。这套丛书一经推出即引起了西方教育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赞扬，并因其庞大的规模，被文化界人士称为The Five-foot Shelf of Books——五尺丛书。

关于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不得不谈一下与哈佛的渊源。当然，《Harvard Classics》与哈佛的渊源并不仅仅限于主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Harvard Classics》其实是哈佛精神传承的载体，是哈佛学子之所以优秀的底层基因。

哈佛，早已成为一个璀璨夺目的文化名词。就像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学院，或者山东曲阜的“杏坛”，哈佛大学已经取得了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地位。哈佛人以“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而自豪。在1775—1783年美

国独立战争中，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从1636年建校至今，哈佛大学已培养出了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获奖者。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记录。它还培养了数不清的社会精英，其中包括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学者和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哈佛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同时也是世界人文的奇迹。

而将哈佛的魅力承载起来的，正是这套《Harvard Classics》。在本丛书里，你会看到精英文化的本质：崇尚真理。正如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正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和方向。

哈佛人相信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人文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永恒的智慧，所以哈佛人从来不全盘反传统、反历史。哈佛人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碍人对真理的追求。

对于这套承载着哈佛精神的丛书，丛书主编查尔斯·艾略特说：“我选编《Harvard Classics》，旨在为认真、执著的读者提供文学养分，他们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人类从古代直至19世纪末观察、记录、发明以及想象的进程。”

“在这50卷书、约22000页的篇幅内，我试图为一个20世纪的文化人提供获取古代和现代知识的手段。”

“作为一个20世纪的文化人，他不仅理所当然的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从蛮荒发展到文明的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索的宝藏。”

可以说，50卷的《Harvard Classics》忠实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传承了人类探索和发现的精神和勇气。而对于这类书籍的阅读，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错过的。

这套丛书内容极其丰富。从学科领域来看，涵盖了历史、传记、哲学、宗教、游记、自然科学、政府与政治、教育、评论、戏剧、叙事和抒情诗、散文等各大学科领域。从文化的代表性来看，既展现了希腊、罗

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古代和近代文明的最优秀成果，也撷取了中国、印度、希伯来、阿拉伯、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文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年代来看，从最古老的宗教经典和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到东方、意大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英国、德国、拉丁美洲的中世纪文化，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再到意大利、法国三个世纪、德国两个世纪、英格兰三个世纪和美国两个多世纪的现代文明。从特色来看，纳入了17、18、19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权威文献，收集了近代以来最有影响的随笔、历史文献、前言、后记，可为读者进入某一学科领域起到引导的作用。

这套丛书自1901年开始推出至今，已经影响西方百余年。然而，遗憾的是中文版本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始终未能面市。

2006年，万卷出版公司推出了《Harvard Classics》全套英文版本，这套经典著作才得以和国人见面。但是能够阅读英文著作的中国读者毕竟有限，于是2010年，我社开始酝酿推出这套经典著作的中文版本。

在确定这套丛书的中文出版系列名时，我们考虑到这套丛书已经诞生并畅销百余年，故选用了“哈佛百年经典”这个系列名，以向国内读者传达这套丛书的不朽地位。

同时，根据国情以及国人的阅读习惯，本次出版的中文版做了如下变动：

第一，因这套丛书的工程浩大，考虑到翻译、制作、印刷等各种环节的不可掌控因素，中文版的序号没有按照英文原书的序号排列。

第二，这套丛书原有50卷，由于种种原因，以下几卷暂不能出版：

英文原书第4卷：《弥尔顿诗集》

英文原书第6卷：《彭斯诗集》

英文原书第7卷：《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效法基督》

英文原书第27卷：《英国名家随笔》

英文原书第40卷：《英文诗集1：从乔叟到格雷》

- 英文原书第41卷：《英文诗集2：从科林斯到费兹杰拉德》
- 英文原书第42卷：《英文诗集3：从丁尼生到惠特曼》
- 英文原书第44卷：《圣书（卷I）：孔子；希伯来书；基督圣经（I）》
- 英文原书第45卷：《圣书（卷II）：基督圣经（II）；佛陀；印度教；穆罕默德》
- 英文原书第48卷：《帕斯卡尔文集》

这套丛书的出版，耗费了我社众多工作人员的心血。首先，翻译的工作就非常困难。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我们向全国各大院校的数百位教授发出翻译邀请，从中择优选出了最能体现原书风范的译文。之后，我们又对译文进行了大量的勘校，以确保译文的准确和精炼。

由于这套丛书所使用的英语年代相对比较早，丛书中收录的作品很多还是由其他文字翻译成英文的，翻译的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译文还可能存在艰涩、不准确等问题。感谢读者的谅解，同时也欢迎各界人士批评和指正。

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中文读本，也期待这套承载着哈佛精神、影响西方百年的经典图书，可以拨动中国读者的心灵，影响人们的情感、性格、精神与灵魂。

目
Contents
录

献词：评《埃涅阿斯纪》	003
〔英〕约翰·德莱顿	
埃涅阿斯纪	057
〔古罗马〕维吉尔	
卷一	058
卷二	076
卷三	094
卷四	110
卷五	126
卷六	146
卷七	166
卷八	184
卷九	200
卷十	218
卷十一	239
卷十二	259



主编序言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即维吉尔）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朋友，也是罗马帝国早期伟大的诗人代表。他于公元前70年10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曼图亚附近的一个小农家庭，出身低微，曾在克雷莫纳、米兰和罗马求学。因为战事原因，时局动荡，维吉尔后来又回到他的家乡，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潜心进行《牧歌集》创作。尽管他从未当过兵，也没有证据显示他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但他却因战争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执政官为了分配土地给复员士兵，征用了他父亲的农场。后来维吉尔通过屋大维的个人关系，重新拥有了这块土地。但随着执政官的更替，他的拥有权又被剥夺了。他被迫放弃他的遗产，冒着死亡的危险游过明乔河逃离此地。他的余生在遥远的罗马南部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其他地方度过。当他声名鹊起，他的朋友和赞助人赠予他大笔财富，其中不乏最有名望的奥古斯都和麦克那斯——当代麦克那斯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公元前37年，他完成了《牧歌集》的创作，并于公元前30年，出版了伟大的务农诗篇《农事诗》。维吉尔的创作通常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这部仅2000行的诗歌就花费了他七年的心血才完成。

《农事诗》的面世，确立了维吉尔那个时代最杰出诗人的地位。恰逢内战结束，百废待兴，胜利者奥古斯都忙于巩固其伟大的帝国政权。在这重大的时期，人们借诗歌来反映国家生活的表现形式开始盛行。维吉尔花了十一年创作了他的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并计划再用3年完成最后的修订。但他还没来得及完成最后的修订工作，就在公元前19年与奥古斯都从雅典返回的途中，身患疾病，于9月21日逝世。他被安葬在那不勒斯，他的墓地后来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地。

当那个年代的人们不断地褒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却又往往贬低了《埃涅阿斯纪》，因为它的精神没有迎合当代人的口味。近2000年来，维吉尔一直是影响欧洲文化最强大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位伟大的诗人是非常愚蠢的。一位研究维吉尔算是最好的评论家曾说过：“维吉尔受到各个时代文坛大师们的一致推崇，这种褒奖肯定了他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语言大师的地位，他的语言描写极富感染力，文风沉稳刚健。他的作品中饱含醇厚而真实的情感，对世事的深谙洞察、高尚的情操、炽烈饱满的感情，以及语言的音律美，这些特点吸引着不同时代的人们去领会它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感情、力量和让人不可一语概括的深意。”

维吉尔细腻风格中的微妙之处常令翻译家们无法传神地再现原作的精髓。但德莱顿是驾驭英文诗歌音律的大师，他将维吉尔的史诗内容用充满生气和铿锵有力的对偶句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为德莱顿担任校对的诺伊斯教授说：“尽管公众的欣赏水平几经变更，德莱顿的译本仍然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这位最伟大的罗马诗人的标准版译本，像《荷马史诗》的为数不多的译本一样，他的译作也堪称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

德莱顿的“献词”也是其行文风格的优秀典范，从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位17世纪英国评论界顶级大师的文风和观点。

查尔斯·艾略特

献词

致

最可敬的约翰·诺曼比侯爵、马尔格雷夫伯爵，
以及最高贵的嘉德勋章骑士

评《埃涅阿斯纪》

约翰·德莱顿^①

一首这样的史诗，无疑是表现人类灵魂的最伟大的工程。它的目的是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这一目的表现在诗中，虽然只是一种启示，却足以使人开心：因为它是统一的、一致的、伟大的。即使那些编织其中的最小、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也是为了实现主要目的而存在的必要部分，或使其更容易发展。它们如此必要，以致如果没有它们，诗就不完美了，不方便人阅读了。那么人们就无法找到现在的这种阅读的乐趣了。

诗行构建严密，没有留下任何空白。即使空隙中所填之词也不是废

^① 约翰·德莱顿（1631—1700）在英国被封为“桂冠诗人”，是英国古典主义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和戏剧家。

物（这容易成为一种腐蚀破坏的力量），而是砖石。它们或许细碎，却拥有同样的风格，对空隙的填补也甚是恰当。即使是最细小的部分也有史诗的品格，所有叙事都如此庄重、高贵和高尚，完全没有滥竽充数的东西。不像阿里奥斯托^①和其他人在他们的诗歌中插入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谈，把人带入另一种乐趣而偏离了史诗的初衷。前者提升了灵魂，将其内化成美德；后者降低了灵魂，将其转变为恶习。前者执着于诗的目的，为了完成作品，紧贴主题、兢兢业业、字斟句酌；后者步伐懈怠、偏离轨道，就像一个侠客被困在施了魔法的城堡里，不能继续追寻他原定的事业。比如斯塔提乌斯^②努力向维吉尔学习；比如维吉尔也曾经努力地学习荷马。希腊人举了两个罗马人的例子：在为庆祝普特洛克勒斯葬礼的游戏中，维吉尔模仿了荷马，同时也改变了游戏的形式。而希腊诗人和拉丁诗人均从这一主题中选取场景。虽然承认事实，但并不是为了从中提升，而是为了装饰，或至少，为了方便。大家可以注意到，斯塔提乌斯，在整首诗中所想要的是行动和决断，而不是停留。他本可能因为卡帕纽斯、提丢斯，或他的七个守护神中的其他人的死（这些人都是英雄），或者更恰当地说，因为两个兄弟的悲剧结局——城池被围，继任者草草为他们举行了葬礼——而留下来。诗人在第一、第二章之间曾写到过他背离方向，如有预谋地犯过错。因为他曾杀死一个皇族的婴儿，其手段毒如蛇蝎（作者也认同其邪恶）。而他的目的是死去的人的荣誉，或者说是在为自己谋取荣誉。现在，如果这个无辜的人和他的底比斯有任何关联，如果他推进或阻碍了城池的攻占，诗人可能会找到一些遗憾的借口，使读者不能早早目睹注定的围困。这样一来，诗人笔下的卡帕纽斯就拘泥于他的两个不朽的前任，而他的成功就取决于他的事业了。

如果说，当今的经济须关注这首史诗，哪怕是最细枝末节处。这对一个普通读者而言，似乎也是偏离了主体，因其本身似乎就是独立的；然而

①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代表作长诗《疯狂的罗兰》。

② 斯塔提乌斯（45—96），罗马帝国作家，因诗作赢得盛誉。

它的灵魂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却是有本质上的巨大的优势，它能教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使人对历史更为熟悉，还可丰富人对观察生活的感触。如此，难道还不足以将这伟大的著作告知天下吗？因此在这儿，我想快速地谈几点有关效仿自然的众多规则中的几个——我不会讲严格的方法。这些规则是亚里士多德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得到的，并将其运用到了戏剧中；此外，他还观察齐鲁、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被搬上影院的过程，从中学习，得出了舞台剧源于史诗的观点。叙事，毫无疑问，先于表演，并为其制定了规则；先前艺术的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优雅地通过视觉和听觉展示出来。荷马的史诗中适合舞台演出的章节，被放大成为一个个剧幕。编剧们从史诗中抽离出四肢，然后扩充为整个身体。诗人缩略了的，他们加以放大。从一个赫拉克勒斯，他们可以将其变为一个无限小的侏儒。而且，他们还所有的东西赋予了人的灵魂。从荷马，他们伟大的创造者那儿，获得了众多具体的神。起初，这些想法只是闪过脑海，最终却变得成熟起来。荷马虽没有使这些人物形象动画化，但他们的形象和思想却是源自他。他的统一的、一致的、伟大的工程被编剧们根据戏剧的需要，部分地选取运用。若是荷马还在，必定会告诉那些编剧：他们的选段太少了；一幕剧中的故事太单调了；重要的是，他们编选过的戏剧，指南作用受到了限制，被他们限制在了自然或人为的一天之中。因此，他会教他们如何将他缩小了的放大，以及按照同样的规则，如何将放大的缩小。悲剧是人类生活的缩影，史诗是未经删减的初稿。说到这儿，我得打住了，我的阁下，因为我刚意识到我几乎跑到别的主题上长篇大论了。我是想证明并没有绝对的必要性将舞台演出按照以前的惯例，限制在24小时之内。这一点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而希腊的舞台剧确实也是这么实行的。但我以为，对于一些太长的戏剧，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允许更长的演出时间的，特别是对英国的戏剧来说，因为它们比法国的戏剧需要在事件上有更多的变化和曲折。高乃依本人经过长期实践后逐渐得出，古人规定的时间太短，不足以编排和完成一个伟大的演出。而更好的机制是打破原有的限制，将时间延长以免省略了美好的部

分。激发激情，然后使其冷静，净化心灵，使其摆脱傲慢，并以人类的悲剧往往跟随在辉煌之后为佐证。简而言之，即放弃傲慢之心，引进同情之心，这就是悲剧的巨大作用。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两者相结合，其伟大将和此前的自大一样真实。但习惯会在三个小时的警告后就被认可了吗？顽疾会突然治愈吗？江湖骗子可能会承诺那样的神效，但一个有经验的医师是不会那么干的。史诗也不是匆匆写就的，它是慢慢完成的。它所带来的变化可能是潜移默化，慢慢发生的；但其疗效绝对是更好的。悲剧的作用，如我之前所说，是来势凶猛却无法延续的。因此，如果要我回答，我会说悲剧更能引人注目，但剂量需要不断地加大，所以我得严肃地说，一部史诗中的美德比许多悲剧加起来还要多。一个人谦卑了一天，而他的骄傲在第二天就回来了。化学药物更多地用于缓解疼痛而不是根治疾病，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给人以迅疾的感官刺激，而不是深入病根。我将用草本药物比喻史诗，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实质，它们依靠它们的质量和重量起作用。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称为更高贵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是短效的指南，它的整个作用只在24小时内。他还可以说蘑菇比桃子更好，因为它的作用在于一个晚上。如果物品不是太多，一个二轮战车比一个大型机械好，因为绕着柱子走更节省空间。月亮是不是也比土星好，因为它一个周期不到30天，而土星接近30年。它们的周期都是和它们的数量级有关的，同样地，运行快慢、时间也与其相关，所以不足以用来证明谁更好，谁更完美。此外，有什么悲剧中包含的美德不是在史诗中的呢？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美德会有善报，恶德会有恶报——这些在戏剧中缩小了的部分，在史诗中才能更为明朗。史诗中英雄身上闪耀的品质，诸如，慷慨、坚定、耐心、虔诚以及所有诗人赋予他的美德，都是最初激发起我们赞美之情的所在。我们天性易于模仿我们钦佩的人，而重复的行为会形成一种习惯。如果英雄的主要品质是邪恶的，比如像阿奇琉斯对复仇强烈而执着的愿望，当然他的道德是有益的，又如我们得知在伊利亚特身上这种愤怒是有害的，那么这将给希腊民族带来千倍的弊病。阿奇琉斯的勇气是应该被模仿的，而他的傲慢，对将军的不服从，对死去敌人的残忍和冷酷，以及

将自己的尸体送给自己的父亲，这些都是不应被模仿的。我们在读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对它们是痛恨的，而我们不会模仿我们痛恨的行为。诗人只是把它们展示给了我们，而这些就好比石头和流沙，是应该避免的。

通过这个例子，评论家认为没有必要将英雄所有的品质都塑造成美好的。如果他们是一致的，就是诗意的美好：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人物具有完美的道德，十分美好，他的整个都值得我们模仿。这就是我们作者笔下的埃涅阿斯，是史诗中的完美形象，是画家和雕塑家心目中的唯一形象，是真实人物无法展现的形象。这是神的美好品性赋予在了人的肉体之中。当阿奇琉斯被塑造成悲剧的角色，他就长上了疣，长上了痣，带上了坚固的品质，那些在舞台上表演出来的阿奇琉斯已不再是阿奇琉斯。因为他的创作者荷马对他的描述，即使美德中略有缺失，也不失为一个完美的英雄。贺拉斯在荷马之后，将其重塑，并搬上舞台，赋予了他很多缺陷。因此，这些英雄形象要么在史诗中完美无缺，要么在戏剧中有众多缺陷。总之，我们要知道，决定优点的原因是，史诗是源于性格品质，悲剧是源自冲动热情。而热情，如我之前所言，是猛烈的，像急性瘟疫需要强烈迅速的药物治疗。而思维习惯的形成就像慢性疾病，需要逐渐地改变，从根本上治愈。这其中，大排泄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良好的饮食、纯净的空气以及适当的运动则是更为重要的部分。按照这种观点解释，诗歌的两种呈现方式都是为了彼此适当的目的。舞台剧更为活泼；史诗则需要更多的闲适之情，但在需要时也可以活泼；而戏剧设计的对话是从中选取的更为活泼的部分。一个像金鸡纳树皮，给我们一个及时的疗效，缓解我们一时的疼痛；而另一个根治了大瘟疫，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习惯。太阳照亮以及鼓舞了我们，驱散大雾，用它的白昼之光温暖着大地，但玉米的播种、成长、成熟以及收获使用则是随着时间、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的。我向参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致敬，对演员们的崇高致敬，对投身这两首诗的所有的人员致敬。但悲剧还是从史诗中借用的，而所有借用的东西都不如原有的尊贵，因为它们缺乏自己的东西。果真如此，一个君主可以借出他的主权，但借用这一行为却使得王权降格了，因为他想要，君主提供给他了而

已。假设戏剧中或诗人创作的人物是难以置信的，而英雄史诗给了他一个创作的范例，因为那才是起源，如荷马是舞台剧的鼻祖。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优势可以使得悲剧夸耀于英雄诗之上，无论是从视图、阅读、壁橱里的展示还是戏院方面来看。这是史诗一个无法匹敌的卓越、其特权的主要分支，甚至请允许我这样说，不带任何偏袒地说，这里的演员分享着诗人的赞美。阁下知道，一些现代的悲剧，在舞台上十分美好，但我相信你不会读它们。特立冯，一个书商，给我抱怨说，这些作品在他的书店里根本无人问津。戏剧中繁荣的诗人在寻常小巷中趋于沉寂；不仅如此，那些看过听过他欣欣然放肆言行的人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好诗人了。它们就像一种庄严的浮夸，崇高的童心。只有大自然可以给人一个真诚的快乐，不是模仿，不是怪诞的图画，不是一个长着鱼尾的美丽女人。

我还可以补充说，很多诗作，在阅读时，不仅愉悦，而且真是很美；但当其出现在舞台上时，可能就显得荒谬了；而这不仅是因为贺拉斯谓之的诗的精妙在斯库拉、安提法忒斯以及卡鲁伯底丝^①的转换中不能以歌剧的形式呈现，还因为阿奇琉斯和埃涅阿斯的力量如果由我们矮小的人物在舞台上演出就会显得滑稽可笑。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击溃了军队，在荷马史诗中也好，在维吉尔史诗中也好，但戏剧中的《新赫拉克勒斯毁约》是个例外。我努力不再多举那些不能或不应该在舞台上呈现的诗作，因为我拟在这一论题上所說的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本意了，而且我也应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如果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一争论上表明我的观点，我请求重视史诗的卓越之处，因为在翻译维吉尔的史诗时，我感到十分艰辛。尽管我自己也写悲剧，但我已经不止一次维护过这两位史诗大师的权利了，赞成对抗戏剧的不利之处，全然没有考虑过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我把我的

①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卡鲁普索和伐西亚岛之间漫游时，在海上一个岩洞里遇到吞吃水手的女海妖斯库拉；在崖边遭到莱斯特鲁戈尼亚部族的面目狰狞、如巨兽凶猛的安提法忒斯的袭击；逃脱了在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下栖居着的、吞吸黑水的神怪卡鲁伯底丝的魔爪。此处引述贺拉斯在他的代表作品《诗艺》中赞扬荷马史诗在《奥德赛》中故事的铺陈转折更具有艺术性。

观点交付给您来评判，因为您是我所知最有资格来决定这争论的人。您来指导这项事业吧，我的阁下，本不需要我来展开这一话题的。您的《散文诗集》发表时没有署名，我刚读时，并不知道是您的书，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带着满腔的欣喜之情，获益良多。我不是在奉承您，也不是想因此使自己显得更加崇高，也没有丝毫的妒忌。我并不愿意别人教我应该怎么写史诗，应该怎么构思、设计悲剧，写出更好的诗行，或者加入更多的评论，我自己也教不了别人。一个有天赋的诗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研习诗歌的基本定律，可能会从同辈那里获取很多的灵感；但要他赞扬他们，却是极为勉强的。

比起意愿，他更有责任承认这一点，但在他的赞扬中会有一丝怨念：我承认我从这本文论集中学到了东西，我承认我想获得知识。坐在长凳上的法官可能会出于好意，或至少出于兴趣，鼓励一个孱弱的律师陈述原告的起诉，却不愿意赞扬他的兄弟——一个高等律师在公开审问时的陈词，特别是当其控制了他的法律，揭露他对被赋予的神职的疏忽。我必须承认，我给了不知道的作者以他应得的评价，但谁能为我和为剩下听说我读过这首诗的诗人评价呢？我们是否本不应该力争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扉页之上呢？也许我们太赞扬推崇它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责难。我们天生讨厌不署名的评论家，就像女性不喜欢讽刺作家一样，因为我们好像在黑暗中被咬了，而不知道拳头应该向何处回击。但伟大的阁下总能力排众议，找到出路。我喝彩不是因为礼貌，而是出于喜欢；而一些人也可以作证，我能有幸与这样一位人交谈，而且这么多年来几乎是天天交谈，是需要雄心壮志的。如果我有意欺瞒您，上帝会知道的。如果您要强索一个赞美，我将真心地说，就是认识了您。没有什么比赞美一个久已存在的恩人更容易了。如果我的赞美是合理的，世界将同意我的赞美；如果我的赞美有溢美之嫌，世界将原谅它是一个感激的逢迎。但匿名送给我又强迫我评论，这是违背我兴趣的，是不完全公平的。让我评论，好像政治；掩藏您的品质，可能您知道您作品的成功之处，但又担心一般的赞美都是源于您的美德，而非文章。这样，就像阿佩利斯了，站在您的维纳斯身后藏起